

北史

列傳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5

10 15 20 25 30 35

文庫 11
D 275
5

北史卷十六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狠險悖。好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



再川中鳳園
氏闕而南



010190559594

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帝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
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帝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
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
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
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
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
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
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
安同。眾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宦宮人
為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齧食之。紹
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
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大帝密令人
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熙

佗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熙督十
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
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
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
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賙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
万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為荊州刺史。在邊
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荊州。為
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掠取
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是
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
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使大

世遵

法壽

慶智

法僧

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王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十錢王。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又以驕恣恐禍及已。將謀為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啟。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太尉。仍立為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為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仲。景隆初。封丹陽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為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為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誘召之。詐奉為主。景仲將應之。為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而死。

恐有誤

曜

提

平原

祆賊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累遷統萬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為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祆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祆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

和

鑒

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爲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爲沙門。旣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達。沈重少言。寬和好士。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長大。和子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多饑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旣年少。長史盧陽烏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民。盜寇並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薨。謚悼王。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寃。以和元叉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之。自小斂。至塋。常親臨哀慟。陪塋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總哀臨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爲後。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爲青州刺史。爲家僮取人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又先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頻表遜位。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時又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者爲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啟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旣晚。更貪憊。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又威勢。法官不敢糺適。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初。介朱榮之爲直寢。

元又

數以名馬奉又。又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錄尚書事、大丞相。如故，謚曰武烈。又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以又妹夫，除通直郎，又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又女天靈太后詔贈鄉主，又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旣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又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又恐懌終爲已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又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詔。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爲姨父。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曲盡佞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又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初，又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懷，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杷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姪無別政事，怠墮綱紀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知自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遂爲誓盟，欲令爲亂。朝廷必以已爲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爲表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買馬從。

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涕泣。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又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又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又。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又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又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聞之甚懼。免官求解。乃以又爲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又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黜廢。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和伏景。謀廢又。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又欲害之。嬪泣訴於帝云。又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又出宿。遂解其侍中。且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暴又過惡言。又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呼鳴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又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又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又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定州。又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又兄弟爲內應。起有日矣。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婚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又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

冀州刺史。又子舒祕書郎。又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任。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爲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得罪。上以善言爲頰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又弟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已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又死後。羅通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任。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任。改封羅爲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

善

羅

爽

羅侯

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爲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爲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又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又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元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緩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求其末，咎豐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安樂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絜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育京師復降沮渠無疾薨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著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真彪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

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頽，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思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

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取以取定體相
倫之美或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
中尉或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
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
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
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行臺會介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
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為人建孫稱或風
神閑雋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
聲獻歔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旨稱魏為偽
唯或表啟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或雅性不以為責及知莊帝踐
祚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
射徐勉私勸或留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或性
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
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
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考或表諫以為漢祖創
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
疏為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
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
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
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
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
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
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與德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
庭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

或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又穆皇帝天睠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心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公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耐嫂叔，何嫌禮士祖禴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尔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及尔朱兆率衆奄至，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歐。薨。孝武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文穆。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姪。爲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

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嘗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很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雖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於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明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疆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邐，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一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姦盜，行典令以

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塋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饗。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塋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和。少

孚

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官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環。旣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環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衣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牝牛產羊。餉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任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旣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

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欵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親不至。喬詐。來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尋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旣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韞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

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柷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簾懸梁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旣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王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懼悅。奉皇后来。婦。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垸。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

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疎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昭和十五年二月九日上昭日子前謫之此日無風暖和 柳田白水謫

嘉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侯弟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盜永止。詔從之。拜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儀飾，車服鮮華。既空轉司徒。嘉好立物，後來才俊未為遺命薄葬。宣武悼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後為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

深

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徃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魍魎，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蒞官，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摸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遂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

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旣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斃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得立州。卽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

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
 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黜而已但
 是隨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
 聞北征隸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翻
 翻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
 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
 祖榮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
 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
 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
 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八
 乞臣為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啟徽乃因
 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茲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
 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
 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賓
 遊罕至臣近比為慮其為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
 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僣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
 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為可疑之兆忽稱此
 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
 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
 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
 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功脫蒙
 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鬪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
 達交津隔水而陣賊修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
 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傳人論之普賢乃有降意

羅

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譟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啟原之復其爵土

湛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元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羣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盛葬以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平陽以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

天下殺身全祀固為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效，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為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為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為美。深之闕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昭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朝了

北史卷十六 列傳第四 終

北史卷十七

列傳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城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大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原。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官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

成

魏書卷之四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資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二千疋乎？其為帝所重也。口也。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

季宋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

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陣。斂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婿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皆千萬，每營給之。斂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祐後遂絕之。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余朱榮，以融為直閣將軍。及余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

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贊襲

太興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卽位拜侍中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旣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三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旣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昂字伯暉襲薨昂子綜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

仲景

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綜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為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為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介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好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與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爾為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好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

暹

子冲襲無子國絕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與州沙門法慶既為祇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眾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眾魔詔以遙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眾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

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遇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贖貨賜死國除長子彌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彌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彌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彌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彌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彌覺即加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

陽於宮門外罵元詔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
我出此言知卽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
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屍暉業弟
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
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弟偃位大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
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爲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
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
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
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
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
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
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
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
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
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
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
罪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
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
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
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
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
納諸墮况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

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眾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圖。雲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逞子慶和。果豫州刺史。為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字修義。乃移東城。為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

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爲小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爲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煬帝卽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克不悅文都知之陰有誅世克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克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克世克馳還舍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克令左右亂斬之諸子竝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逼乃止後周文爲兄子晉公護娶其妹爲妻情好甚密及護

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爲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爲皇太子，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于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薄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褒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卽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於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

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儻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嘗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旣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旣改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亦也。理與已齊。可從如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興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大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群僞競興。禮壞樂崩。彛倫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

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於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卽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鄰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噉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卽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則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况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

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鐘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鐘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宜武怒死。降爲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慙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旣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明帝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往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旣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久歲。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

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爲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畧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於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釅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駟宰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薨。子祖育襲。武定初，墜馬薨。子勤又襲。齊受禪，爵例降。

北史卷十八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末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

前大破之。獲其兇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吳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匹。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祿。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塋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氏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願之。傾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秀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革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彞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為七言。連韻與孝文。徃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謚親令龜卜。易筮南代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

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眾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峻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眾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眾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徐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不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弒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眾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議。朕當為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冲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

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閣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尤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默念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任州謀反，授澄節銅武符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

尚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為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夤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眾，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恒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踈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眾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往；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

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蹙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傳二百。以漸脩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暉表駁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克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階。皆

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黷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祿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由齊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欷歔。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彞襲。彞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又專權，而彞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彞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竒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

順
彞

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高
 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
 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
 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
 覩。肇謂眾賓曰。此兒豪氣尚余。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
 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
 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
 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
 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
 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
 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
 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又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請
 假都督。為國屏捍。又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
 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生由已。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
 朝廷。又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
 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
 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
 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
 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
 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為青旄。莫不酸泣。又妻
 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
 天下懷冤。太后默然不語。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
 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
 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

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糴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以封順爲東阿縣公順疾徽等聞之遂爲蒼蠅賦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冲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忤起忤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

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余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諭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瞻。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尋見莊帝從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臥旣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爲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

高

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臥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而大怒。詔曰。高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眾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於馬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

世儁

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即位。為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并妻穆氏。為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諡曰剛侯。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余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都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為余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與和中薨。贈太尉。諡曰躁戾。

楨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

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備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議定還朝。復封南安王。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諡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爲梁州刺史。帝南伐。爲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卽位。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旣而梁入寇。肥梁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

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
 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畧少復賜
 寬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
 將狼狽奔退士眾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
 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百姓
 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
 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
 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
 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荀兒率眾守縣瓠
 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
 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辯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眾少
 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既與邢辯分兵共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
 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
 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
 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
 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
 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
 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
 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
 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
 驟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
 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
 弟並為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
 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



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又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熙死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寃及熙之禍識者以爲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

略

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

後為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具臣而已。余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鄴善鎮將。在鎮貪暴。為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余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余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為主。年號建明。尋為世隆廢。節閔立。封為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薨。謚康王。子鸞襲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稱。頻為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剋。敗退。降為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為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大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為人患。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為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為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為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為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

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以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褻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深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為莊帝親待，內懼余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或帝之姊壻，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焉。遂與或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余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余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今，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余朱兆。孝武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禪，例降。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為

夏州刺史以貪恠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修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灘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哲襲景哲弟朗卽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謚密王子景畧襲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狗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于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褻衰素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謚曰靖王詔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

王恩禮莫比。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史變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奧府。面華渭。包原澤。并淺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余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謚曰懿。子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畧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內大清。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畧淮南。鄆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孝寬。寬爲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

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總管。諡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庫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燮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保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棕實有聲匡之謇直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為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蹇諤傲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儁乃裂寇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畧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承鸞起家聲徽節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聰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時也

北史卷十九

列傳第六終

西川定國書
氏周南法

列傳第七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為涼

及古附 卷五

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諗動靜。諗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諗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鑿。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鑿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覺。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替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旣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何如。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替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

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坐。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立，元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文健女也。

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

皇后妹。珠憑恃內外。在州貪恠。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克都督。還攝州事。旣總軍首。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懼。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修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猛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貧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旣博極群書。兼有文藻。鳩集團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文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擬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携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畧。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圖。又集

北史十六
器準九篇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孫儒。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
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
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禧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
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
匠以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
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
文明太后亦致誠勗。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
又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誠之後。禧朝京師。詔
以廷尉卿李冲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
任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貴。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娉故

穎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

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穎川王雍娉故中書博士

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吏

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

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

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

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

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

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悉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

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

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

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何爲

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從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爲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纏尪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見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目且達，捕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爛。魏孫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啟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閣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

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為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貧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資高肇、趙修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瑋家，初與通情，既而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為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為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畧。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為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覷邊服。余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為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為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高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覩其愛

驢王

坦

姝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
 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
 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
 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為
 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
 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
 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為咸陽王送景使為魏主未幾景反暉字
 世茂梁封為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傲狠凶麤因飲醉
 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
 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
 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禕誅
 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
 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
 遷當由少長狀家故有超授初禕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為彭城
 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
 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
 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
 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嘗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
 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
 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
 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
 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
 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入為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

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誠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為司馬盧尚之為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左右誠之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德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謚在母喪聽聲飲戲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為岐州刺史謚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師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謚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眾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暉馳驛喻之城人既見暉至開門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

謚

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故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朱榮之入洛陽，啟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諶，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闕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賜，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為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為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

太保太尉錄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諶，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謚弟譚，頗強立，少為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大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為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為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有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

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卽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爲司空，乃許之。羽先滯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秘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子恭襲，是爲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倣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爲相州刺史。帝誠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稱，人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

任真率素

入

料簡

正請返私門。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縵，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叉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為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鵠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隳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叉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諡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魏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歧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

卷之七

七

繳

瘠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瑯瑑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辭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繳，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勰所生母潘氏爲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合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群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冲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人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河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

用

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言於帝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爲家人書於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審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審便欲進藥，勰以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爲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爲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飢至策勲之禮，以勰功爲群將之最。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親賢，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道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

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懽榮捨絃，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遣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襯，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卽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于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道，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芥之過。勰上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旣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

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帝宜早自覽政。時將初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為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為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為三十卷，名曰要畧。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復，又肇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携，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乃信之。永

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輓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爲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士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鑿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鞶輅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宜宜謚武宣王詔可奏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閔節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劼字子訥襲封劼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劼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克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劼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啟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朱榮將入洛父劼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

詔

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慧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鬢，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嚼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白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詳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爲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廷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

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觀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卽茹皓妻姊。詳旣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稠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人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胃。常季賢。陳掃。靜等專恣之狀。夜卽收禁南臺。又武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

顯

初

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賜物一依廣陵故事。詳
 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
 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
 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
 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
 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
 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永平元
 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顯襲顯，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
 為徐州刺史，尋為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懃、明遠叱于騏驎等
 寇亂幽、華等州，乃復顯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顯破
 賊，解幽、華之圍，後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顯亦奔還京師。武泰傳
 為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顯太傅。顯以葛
 榮南侵，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
 奔梁。梁武以為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
 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
 為顯所禽，莊帝北幸。顯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顯以數千之眾，轉
 戰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巳。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
 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
 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有酷斂，公私不安。莊
 帝與朱榮還師討顯，顯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顯自轅
 轅出至臨賴，為臨賴縣卒所斬。初，顯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
 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雲華告人曰：顯必無成，假
 服袞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素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
 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

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瑱，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為時人笑。顥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暉、汝南王悅、鄭克華、生皇子怵，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為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

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朕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

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悅死時年十五餘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于正書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孝武初為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為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

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爲殺害主上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携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之中飲賞自若畧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人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惺

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群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惺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旣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惺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惺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惺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行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和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

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憚詔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憚表諫曰：「臣聞律深惑眾之科，禮絕祗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憚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憚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己任，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憚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又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又旨告憚謀反，禁憚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憚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後宮因閉門下，自憚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憚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憚之喪，爲之劈面，有數百人。

囚

廣平王懷闕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祭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歸。

悅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儻難測。悅妃閻氏，卽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喜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檢問之，引入窮究，事故妃病，杖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三番，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不行，悉撻，就削封，及

清河王懌爲元叉所害。懌了無恨之意。乃以酒候伺之。其私佞又大喜。以懌爲侍中。入臨拜日。懌惶惶。自來懌服之。物不時稱旨。乃召竄杖之。可。置居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懌乃爲大。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茲後異之。乃告息。及余朱榮舉兵向洛。懌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懌。置於境上。以覲侵逼。及齊武既誅。余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狂如故。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諡曰文宣子。頽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

皇子桃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塋於文昭皇后陵。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崗。

論曰。文成五土。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于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適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闕。武宣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鵠鴒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聞。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鐘屯誠。始遘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

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
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
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
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
今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昭和十五年一月三日也

北史卷十九

列傳第七終

